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八

廷試策一道

御批　第一甲第三名

臣余有丁

臣對臣聞人君代天以理物常秉天下之大權以成無爲之治人臣代君以恊理當明天下之大分以建匪懈之功何也君之尊猶天也操乾綱以獨斷於上一乾元之統天焉而

凝神端拱於以享其逸而不勞臣之事君猶事天也宷坤貞以䟫附於下一坤順之承天焉而竭力圖惟於以任其勞而不避君享其逸匪自豫也無心而成化天道本如是也人君奉若天道巍然臨御於九重而委任以責之臣焉斯有以得大君之宜臣任其勞匪自瘁也無成而代終地道本如是也人臣效法地道夔然恪共乎庶職而盡忠以效之君焉斯有以得純臣之義惟君以天自處是能以

天之心為心也故其治足以則乎天而聖帝明王不能外是以遜恭默之衡惟臣以天事君是能以君之心為心也故其忠足以孚乎君而賢相忠臣不能外是以奏協恭之績君臣得而萬化行所以亮采惠疇者有全功上下交而庶務理所以謨明弼諧者有偉烈渾噩純龐之風可以坐致雍熙悠久之業自茲有成矣欽惟

皇帝陛下稟神聖之資撫熙明之運敬一紹帝王之道統倫制立古今

之治極恭默通於 上載聲教布於遐陬
禮樂明倫而大車書一統之盛華夏率俾而
洽干羽兩階之休嘉靖萬邦迄今四十有一
年如一日矣臣竊伏草茅幸際 陛下乂
道成化 壽考作人叨與有司之選親承
大廷之對而 清問下及首焉嘉慕帝王
致治之盛既而軫念災寇荐至之警深有慨
於文武庶職之難其人焉將求弭變以安民
遏亂以固本且責臣等悉心陳列勿憚勿欺

也顧臣愚陋猥謬何所知識得以少裨

陛下厤德之萬一乎然恭承　　温旨仰體

淵衷敢不披瀝誠悃以對臣聞之書曰天佑

下民作之君師以對上帝是天之所以寵綏

乎君而君之所以受命於天者意有在也故

履大寶握中樞位曰天位焉膺厤數纘帝極

統曰天統焉以至心代天意口代天言身代

天事莫非天也則當以天自處矣禮曰惟王

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是君之所以委任

乎臣而臣之所以承命於君者責有歸也故
論定而爵以馭其貴惟君所詔焉位定而祿
以馭其富惟君所予焉以之治君之民理君
之事分君之憂莫非君之則當以天事君矣
夫以一人而欽承昊天之[illegible]命[illegible]萬幾不
能獨理后克艱厥后矣使[illegible]秩敘焉政事是
親以下同於臣則耳目不[illegible]悉[illegible]慮[illegible]周而欲
帝載之咸熙也其可得乎以一人而奉若天
子之明威百僚庶府各有專成臣克艱厥臣

矣使徒泄泄然尸素是安以上負其君則職業不修機務不理而欲臣紀之罔虧也其可得乎粵稽古昔語帝之盛者莫過於堯舜固嘗隆垂衣之化矣而其始焉洚水滔天思以治之下民艱食思以康之有苗弗率思以格之而堯舜未嘗自勞也讀書而得典謨諸篇若治洪水則有禹以底平成若教稼穡則有稷以粒烝民若明刑罰則有皐陶以弼教化曰翼爲曰明聽各效其職於中天之際而凡

政有未修德有未正用有未利當時諸臣皆有以代其終是以堯舜得享無爲之逸而協和而風動古今稱極治者唐虞爲莫及焉語王之賢者莫過於周宣固嘗建中興之業矣而其始焉淮夷是叛思以討之荆蠻爲讎思以征之玁狁匪茹思以伐之而宣王亦未嘗自勞也誦詩而得采薇諸章若平淮夷則有旬宣之召伯若征荆蠻則有元老之方叔若伐玁狁則有文武之吉甫曰奔奏曰禦侮各

展其能於多事之日而凡王賦之未進車徒之未實綜理之未周當時諸臣皆有以共其職是以宣王得享不勞之治而順治而威嚴古今稱中興者成周爲難繼焉嗣是而降無翼爲明聽之臣安望治之比隆於二帝無奔奏禦侮之臣安望治之駕美於周王耶是宜陛下嘉之慕之而陋三代以降於不足言也惟我 陛下篤明禋之敬而心孚 穹昊茂熙洽之化而光紹 祖宗以言其安

内也　内苑耕籍重稼穡之艱難　殿工擬竣蠲各省之徵派憂下民之易虐則申嚴考察之令慮犯法之無知則時重恤刑之典發倉廩以賑民乏之施藥餌以療民痌其恩澤之溥及於遐邇者不啻如雲雨之行施沛乎沾濡而無物之弗被矣以言其攘外也内立三營開戎府以固京師之本外重九邊慎將帥以嚴疆埸之防醜虜内侵則　神謨密運即以驅逐于塞漠島夷外寇則　天威奮

迅即以勦截於海濵意出而鬼神㘴從令行而姦宄慴伏其威武之震疊於邊陲者不啻如雷霆之鼓舞肅乎烜耀而無遠之不服矣身居九重而慮周四海之外

尊臨五位而威制八荒之遐天下臣民方仰恊和風動順治威嚴之治軼唐虞而越有周矣夫何邇年以来旱潦頻仍而倉箱無卒歲之儲公私俱困而杼軸有其空之患北虜乗飈舉之勢而不時擾我邊鄙南賊鼓烏集之羣而連歲

犯我海壖誠如
聖制所謂水旱為災黎
民阻饑戎狄自警南賊尤甚有以厪
宵
旰之懷矣臣以為天地之大也不能必寒暑
災祥之正堯舜之聖也猶且病博施濟衆之
難今日水旱之災是即二帝儆予其咨之嘆
也南北之寇是即周時夷蠻玁狁之侵也然
二帝有儆予其咨之憂而卒不憂者以翼為
明聽之各得其人耳周王有夷蠻玁狁之患
而卒不患者以奔奏禦侮之各盡其職耳今

陛下以天之心爲心而臣之陳力就列者未必能仰體是心以亮天之工　陛下以民之心爲心而臣之專城長邑者未必能各存是心以分民之牧臺閣之臣有誠盡翊賛者矣而承宣之臣果皆誠盡䟦附乎近侍之臣有誠盡論思者矣而折衝之臣果皆誠盡捍禦乎持節剖符膺民社之託者非不多也然而性近鷹鸇者每歎乎鸞鳳之儀才優驥足者恒鮮乎羔羊之節稱催科之善者未必得

撫字之勤語刑罰之中者未必知教化之道號環介者或勉強以干譽而不能不渝於其終號慈君者或煦嫗以市恩而不能不昧於其大又其甚者厲民以自殖戕民以自逞民惟恐其不去巳矣安望其能拯民之困蘇民之瘼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耶推轂授鉞有兵旅之寄者非無將也然而職厠虎賁者未必預鷹揚之具名托干城者未必優尊俎之謀負海内之重望者不免飾虛名以邀功賈閫

外之大權者不免恣酷烈以毒衆鼓刀抱關者氣雄三軍未聞親冒矢石而克八白之捷綺紈襦袴者貂璫累葉不免徒讀父書而掩奕世之勳又其甚者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將無所不至矣安望其能禁國之蠹除國之亂而壯君威於萬里也耶是誠有如

聖制所謂有司莫体朕心疆圉之臣未能殫力此所以

陛下有愛民之念而澤未究宥遏亂之志而效未臻也然臣伏讀

聖

制終篇有曰茲欲使上下協慶政事具修兵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災咎可弭困窮可復以媲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臣愚以爲史有之今之郡守民之師帥也所當重也是必嚴考覈之典申久任之規循良悃幅者增秩以示榮久之若卓茂之封而不以爲驟闒茸貪墨者重罰以示辱甚則若阿大夫之烹而不以爲苛然後甄别殿最之典明吏將砥礪以自勉而撫字之陽城寬和之黄

覇自輩出矣而以是牧民民困其少蘇乎志有之將者國之輔也所當重也是必專委任之柄隆駕馭之權有功必賞不間於羣言如任樂羊而無有於二志有罪必懲不牽於私故如戮馬謖而罔萌夫貸心然後鼓舞振作之用行將皆激昂以求試而良平之督撫韓白之統率自羣起矣而以是除盜盜患其少息乎如是則得文臣以宣惠惠無不浹而國家之元氣自固足以安內而紓鴻鴈之憂得

武將以揚威威無不奮而國家之神氣自振足以攘外而免墉隼之害　陛下可端冕服而神不顯之德可寧黼扆而成顒若之孚正猶天道默運於上而四時之官五行之吏各効其職以生萬物而萬物羣然其樂生焉怡然其並育焉二帝無爲之治於此復覩而周宣中興之業可以駕而上之矣然所謂任吏擇將又豈無其要哉今之吏治不得其人非吏之果無良也亦曰學校之教不明耳學

校者守令自出之地也今之學校臣竊焉涉經傳以組詞章者曰足以取青紫裂章句以餙文藝者曰足以致顯榮而於身心道德之懿漫不之知及出而從政則仗逢迎爲捷徑視職署爲置郵無異乎文職之不修也爲今之計當思所以重其教若三物之規九經之訓倣古而行之以端其趨向則菁莪樂育之教興而濟濟之多士爲王國之楨矣今之將領不得其人非將之真不才也亦曰武舉之

科不嚴耳武舉者將才發軔之地也今之武舉臣惑焉縣弓矢得者皆挽強之粗才以策論進者惟蹈襲之舊語而於韜畧奇正之實漫不之究及出而行師則鉛刀不足以為割朽壤不足以為障無怪乎武功之不競也為今之計當思所以慎其科若大射之禮大閱之法倣古而行之以新其志意則兎罝好仇之化成而赳赳之武夫為公侯之腹心矣由是文武將吏各得其人又何患惠澤不宣而

旱潦之爲災威強不振而虜寇之足虞哉雖
然運操縱之大機用磨礪之大法則尤有大
本焉宋儒程顥曰朝廷者監司之本監司者
守令之綱也欲使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
在乎朝廷而已朱熹曰聖王所以制禦蠻夷
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具不在兵
食而在紀綱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而朝
廷之要則漢儒董仲舒曰人君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已

蓋人君一心取人立政之本也今　陛下
敬一持心無逸示訓而凡取人立政者取諸
一心而有餘矣而臣今日欲效忠於　陛
下者非外此而有加也惟在常存敬一無逸
之心而涵泳之耳伏願　陛下法天行之
健繼離照之明緝之爲不息之誠衍之爲無
疆之業端養於清穆之表則防未萌之欲而
於好惡無所偏矯易溺之情而於愛憎無所
徇也獨斷於臨蒞之際則無天下之聰明以

爲智而於視聽無所壅順天下之心志以施令而於取舍無所私也由是心不待檢而自存可以游神於至道之域而德日益純志不假持而自固可以澄心於湛一之天而業日益弘如日月之久照而不改其明如四時之久成而不忒其紀如天地之久運而不息其機以此取人人無不得以此立政政無不舉而中外臣工罔不惕厲以共厥職文恬武熙之績以奏内安外攘之效以臻王道成和平

之美　國祚衍靈長之慶誠可遠追二帝雍熙之化近軼周主嘉靖之休即軒皇夂道華胥之治不外是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悚隕越之至臣謹對

問帝王理天下必本於孝故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然其孝果與衆庶同歟說孝莫辨於孔子孝經及禮所引曾子嗣有荀卿董仲舒劉向楊雄諸說可得聞歟古帝王惟虞舜周文武爲大孝爲上孝爲逹孝其孝安在儻各有所重歟亦有曰舜以玄德爲天下君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皆孝德所致然歟漢代人主至以孝爲號唐與宋率隆此道矣亦畧可數歟我

皇上天性篤至事　兩宫聖母備極尊養
雖甚純孝蔑以加矣顧執道實易易導而
至德淵微難究儻有崇論奧旨可以仰裨
聖孝于萬一者亦幾得其說歟夫孝至矣
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君臣子芹曝之忠
無已也願陳所懷將以觀移孝作忠者
聖王所以翔治天地遂滋民物必自人道始故
人道莫急於治親治親莫急於孝夫孝潛於淵
默而通乎神明修於閨閫而動乎華裔聖不得

無以致寧王不得無以塞成三皇五帝之本務而庶事之紀也執事策士而首先帝王之孝是誠與衆庶不同矣何以知其然也帝王理天下不越禮樂刑政四者禮生於孝之嚴樂生於孝之和刑生於孝之反政生於孝之理是故圓丘泰折以迎陰陽非孝不格明堂寢廟礿禘蒸嘗以遡本始非孝不親時報歲祈以貽神貺非孝不孚耕蠶饗錫憲老覲民以勸邦職摶拊惠非孝不莊不輯譬之物然孝猶酒之糵松栢之貞心

也蘖能成水故酒厚其味中貞外茂松栢是以不彫譬天象然帝王其魁柄也臣民其列星也柄東則星不得靡而西柄西則星不得靡而東孝立而化彰猶柄指而星靡故操一術而百善至執一契而萬業明孝之謂也夫孝固極彌綸參贊之大而其旨則有切近精實之歸乃其說自古記之矣孔子以始終言孝謂事親事君立身而有曰當不義子不可不爭曾子以小大言孝謂用力用勞不匱而有曰君子諭父母於道

孔曾而下代有微言請摘其近醇而無疵者荀卿曰孝者言為可聞所以說遠行為可見所以說近其說在言行也董仲舒曰父之所生其子長之所長養之所養成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其說在致意也劉向曰君子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其說在安親也揚雄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其說在歡四表也是數者言人人殊辭各有指而意實相成撮其要在

立身推其施在不匱要莫先於言行而積德施
在長養而達之四表至曰義爭是孝又不以順
令顯矣曰道諭是孝又不以徒養重矣夫匹夫
勤勞即足成禮歠菽飲水遂可將敬而 天子
位天地子兆庶所則效甚廣所敷施甚閎顧在
縟儀繁典已乎又豈曲承將順曾以為孝乎古
聖王躬孝德者莫過虞舜周文武舜稱大孝曰
德為聖人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至於耕山漁
澤埏井燔塗是以為達然而已何庸數也文稱

止孝曰緝熙敬止武稱達孝曰善繼善述至於
一日三朝視安問膳直以為䟽節而已何足多
也輓近世塗民耳目寖失自然純尚小禮幾慁
大象擁篲却迎見謂畀也奚裨太上之壽營宮
清暑見謂勤也㠯權晉陽之謀金匱之盟誤矣
何以訓子孫會寧之朝虛矣何以教臣下是飾
貌馳語尊養謂何而又㠯 是望虞周之詒範哉
天啟 聖明篤生 皇上參神玄造合契太靈
爍德懿和之風躍化甄陶之表而又 念怙恃

之恩篤明察之義尊養　聖母　兩宮並崇愚
也頂戴　聖慈忭舞　皇澤請得而揄揚之
懿　宣齊薇鴻號也　寧慶嬡美顯名也　王
驂容翟時奉　燕游　蘭殿椒塗並奏韶理鉦
彝也　省視朝昏祗若好惡永思錫類深愛娛
靈隆敬也即虞后之順姬王之媚也　皇上以
四海九州養　聖母而　聖母以億千萬歲享
皇上雖圖籙所稱曷加焉而執事欲詢所以為
芹曝獻者愚奚述而當乎仰闡　成祖文皇帝

曰人君之孝與衆人不同但當恪遵成憲爲經國遠謨大哉言也非立身之要務爲可見可聞者耶 世宗肅皇帝曰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臣民之極期得萬國懽心以全大孝大哉言也非不匱之施可以寧親寧神者耶審是則 皇上所爲孝者可得而言矣蓋在 皇上非有遺孝在 聖母非少尊與養要其至則 皇上所以孝 聖母者惟諭道以養志 聖母所以悅 皇上者惟立身以寧神而

尊養亦與焉今 皇上臨御勤矣 典學不間寒暑矣然 深宮燕閒亦式亦入乎 大廷建白惟時惟幾乎則朝而聽政書而訪問夕而修令儲精垂思緝熙帝圖斯懿善不違乎身可以與身養之孝矣 皇上慎乃儉德減織造矣却獻馬矣然 尚方供奉意必約乎歲時錫予意稍裁乎則弗作無益弗貴異物弗重難得戒非僻絕尤麗以膺 壽禔福斯耳目不遠乎心可以廣心養之孝矣 言出而遵若四時事舉而

欽於昊命　聖母志無不得矣　宮府有禮可
循舉乎治教有則可彰明乎從道乃秉則安從
理乃義則榮從度乃敬則修飭審於從不從之
間而致畏信端慤以慎行之斯思慮不違乎親
可以廣親養之孝矣而猶進焉乾坤父母民物
胞與咸寄　皇上之一身則晝選男德以象穀
明夜靜女德以杜私謁所以悅邦家也薪槱賢
才以登治理浸惠萌庶以致雍熙所以悅臣民
也崇功懋德以章　祖禰憲時居利以則天地

所以悅神明也夫如是則一孝立而百順聚百
順聚而萬化洽　德足以媲重華年可以過周
歷彼庚桑楚所稱至誠之至有感必應者在是
矣夫文實配行禮養俱施　此因於　聖心祕於
宮闈非蹠逖所聞也將順　王徽宣揚　國美
使　聖孝以光　聖化以烈執事責也愚生又
敢知焉

一問天下治學術者多矣人各為其所欲以自
一為方搢紳先生時或稱而道之有述九家

者有非十二家者有論六家指要者有列九家為志者此不該不徧一曲之說也可得聞歟我　朝統一聖真士誦法孔氏諸不得竝進於是聖道大明若別白黑然胡邇來有彌似而亂真者其說大都出釋氏宋儒曰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正為其方易以蠱人也即宋儒亦不免焉然猶陰闔陽闢彼亦不敢溷入吾道今援釋為一復驅吾道佐之遂與吾道抗是可悉數歟攻之

者不過曰異說不勝則反依違其間毋怪彼視爲易與而此卒不能操空券以勝彼也其害可言歟茲與二三子剽剝方家裁劃要畧使不得眩吾大中至正之道其奚若而是

聖人之道詎不較然貞夫一哉而胡後世學者之岐之也蓋有昧道而背者有似道而非者二者皆足以損吾道也而似是之害無大焉何者彼以背之之說撓之此以似之之說亂之也背

之說可以棓吾道之粗而似之說乃以蝕吾道之精背之說可以淆庸衆之心而似之說乃以聱賢知之見背之說則眥類而易辨而似之說善逃遁而無倪蓋其始也厭聖道爲尋常借異說爲門戶其既也叛吾道入其中其究也又驅吾道佐之而與吾道角立爲敎甚使吾道晦而幾絶噫其禍難言哉𢾺事夏之而概古昔所稱學術者爲說是不足辨也雖然間及之矣詎敢遺乎愚嘗謂道原出于天大明于孔氏孔氏以

前有操行而無論議孔氏以来有議論而絶蹊
徑孔氏以後有蹊徑而鮮竒僻秦漢以来有竒
僻而短剽攘譬之緜出於繭而愈引愈棼水决
於涯而浸流浸遠有不可以端緒索而隄防止
者是故莊周述九家焉自詩書禮樂而外有老
聃關尹翁墨者流導傚詭洸洋以與吾人為難
矯世齊物各得一察以自好而其於道也迯荀
卿非十二家焉自子思孟軻而下有它嚚魏牟
陳史者流指聖人為僻遠幽隱眩名實款正不

自知其爾宗嵬瑣而其於道也舛馬遷論六家
指要班固載九家於藝文志雜儒道於方伎並
稱而詆議之曰寡要少功雖其操術輔理百家
不易而其於道也離是數者各因其所見以為
言各即其言以為道然不能為道病也蓋聖人
之道若日中天陰陽者知為陰陽墨者莫為墨
道德者知為道德名法者知為名法農雜者知
為農襍盱分畛列較然著素方是時諸子百家
尚折衷於吾道以為準至唐宋而後釋老二家

者出竄入於吾道而尤不敢溷至於宋季而釋氏與吾道幾溷而一之然猶陰附陽闢未敢顯然推吾儒而為之役也乃今有大謬不然者矣愚請得更僕數之今之學者本無定是也而曰當體便是動用即乖見謂吾儒無私順感之體而不知此即釋氏不思善惡者也夫中無定體惟道是體安得妄執之而一無所用本有顯慝也而曰有過即使人知不煩掩覆見謂吾儒好惡不欺之誠而不知此即釋氏不礙事障者也

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又安得怙終而不悛不
顧大閑無事繩檢所存出於為利也而曰無黙
于躬併釋氏出世間法而竊之於吾儒慎修之
道謂何不惜頂踵以急天下所存出於為名高
也而曰大公無我即托釋氏所謂利他行者乃
吾儒推恩之術當不若是道不可以凌躐進也
彼持速之說者曰頓悟在心無法可得舉積累
之功而皆厭棄焉此釋氏一念證佛之說為誣
而已矣道不可以多岐為也彼持緩之說者曰

心逐事生不可盡除舉天下事無纖鉅而祟其中焉此釋氏萬法惟心之說爲溺而已矣玩忽世故吐棄物理塊然自便附釋氏寂空之說而曰吾主静也此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與吾儒動静交養者大有徑廷爲悖而已矣已私未净而謬曰天地萬物俱在掌中此夫病目而空生華者也已行未收而妄曰聖賢地位不出足下此夫標指而幻見月者也知未通也而欲攝宇宙於毫端是身邅越而望冥山者也學

未充也而遂委文字於理障是枵腹而哆為果然者也夫若是者其咼以故我始焉擇術不精既焉執德不固起於毫釐之差卒於千里之謬彼釋氏竊聖人之緒餘世儒復盜釋氏之土苴聖人曰心性釋氏亦曰心性聖人曰知覺釋氏亦曰圓覺聖人曰靜虛釋氏亦曰靜定釋氏以緣識為性情而欲斷之世儒以義理為情性而亦欲斷之釋氏以君臣父子為假合而欲離之世儒以綱常倫理為見境而亦欲離之釋氏以

山河大地為幻妄而欲空之世儒以中和位育為能事而亦欲空之微獨聖人之學彼所懵然即釋氏之旨亦未能闖其藩籬究厥奧窔不過設浮游之辭以聳攝其黨與令天下嚾嚾然交臂而拜同聲而贊彼逌然自謂聖人而徒視天下矣而豈知其為世道蠹也不甚熾哉愚請得名其蠹偶覩一班輒居全覺獨取隻字自標法門其名為譎覊鞍仁義纓璪道德駕言墮黜自決含珠其名為狂身擁皐比口傳木鐸片言契

合許以證聖其名為僭見巧若狙赴機如鵲乘人闘捷不避坑穽其名為賊與之語大入則傾益劇談目為上乘與之語細人則跏趺終日棄為鈍根人誠賢矣不入其黨則指之曰未聞道也奚而賢誠不肖矣一及其門則詫之曰是知嚮道者也不保其往或稍抑必借巧以更揚或此負則要彼而求勝至使賢知者聞之駭然喪其所守而不肖者貿貿若大夢而莫之醒且舉天下奸慝莫不逋藪其中此五帝所必放三王

所必亟也豈明盛之世所宜有哉特以其彌近似而大亂真故欲名為異端而實則非異將目為外道而其道非外譬之疾然是中內關者也外關之疾攻而藥之可旦夕愈內關之疾結轖於肺腑附着於膏肓鍼砭之所不加湯液之所不能灑而及也然則如之何其一之孟子曰反經而已矣經者聖人之道而執事之所謂大中至正者也　明天子在上躬行率先一道德而同風俗游談有禁刱學聚徒有禁其設教也本

六經而斥百氏其尚賢也先實行而後虛聲其
論才也貴適用而賤窾語將見聖人之經既正
則邪說之害自息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則今日之謂哉

問司馬法所從來尚巳古帝王資有天下馭
在一人莫不藉兵以討強暴夷險阻然必
有制而不亂是故簡稽羣牧連其什伍所
以定制也　國家京師置三營邊郡各隸
甲士重內馭外復諏外以衛內鈎聯蟠曲

規摹弘遠矣乃今日若有可擬試得籌之在中都河南山東有班操者在延綏寧夏有入衛者在遼左有抽添者在廣有招集者或苦番直或遠戍疲於奔命或羨卒靡有孑遺或無籍不足用玆四者果初制若爾歟抑弊於後歟亦可捄歟今蟻食於廩司尾合於兵簿者非不稱夥也而中多缺伍在事者慮之軍興夫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可遂嚴守忘兵不講歟請摘其弊以備

經國者裁焉

管子曰夫兵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不廢而欲廢之亦惑也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軷而司馬之職常存後世幸安無虞維弛備解玩替不懲而緩急無足恃是古無兵名而兵未始廢後不廢兵而無兵之實弊久矣　國家建兵制無不善而今稍一二弛也請詳言之　國初奠極雄據勝勢鳩天下重師宿屯　京師以強幹弱枝而列郡緣邊各有紀率

居京者未嘗越臨邊郡自徼其鈎陳居邊郡者番休直上校聯不絶以固徼垣之衛亦或調郡戍邊邊各相戍如緜屬如碁置使軍壘常明而不亂邇年以來軍制漸更大都有四曰更卒曰繇戍曰役羨曰召募亦中古之遺也漢南北軍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日都試今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已往往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奚以堪此本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殳角刃也而

顧以畨鍾為戎漢卒直戍邊者各為更律令延綏寧夏入衛軍是已此非令甲也往時內地被虜以薊兵未練假以張掎角之勢乃于役靡遑及期莫代違行回遠犇命為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戎在遼左有抽添者亦漢悉老弱未傳者諳軍之意顧其地歲大侵荐懼鋒衂耗者過半而欲括其餘夫旁及客戶彼所稱羨卒者修閭氏尚與之國粥矣而忍為此乎在廣有招集者亦漢選募曰勇敢曰伉健之類無賴子

未知尺籍伍符賄通兵尉竄入幕府而相辜榷爲奸即欲議徵無不嘯聚發掾犇救所在騷然此以禦寇也而反為寇乎若此四者遡之初制本善而壞於後人因其有變少假而沿爲故事夫墻之崩潰必因其隙釖之毀折擧由於舋今見干戈朽鈍斧鉞混貸却走馬以糞遂指爲不祥而莫之講也幾徵於隙舋害大於墻釖可不畏歟　主上軫恤班軍詔罷力役盡歸營伍是矣乃郡國伍籍半折丁壯阻消物力方虛杼軸

困竭則當倣周禮比居之法詳覈所部悉淸勾之而又官助其資斧給其兵械乃若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是殆不可復矣即故直有所逋者令得一切蠲貸可乎入衛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或二而省一稍稍紓已但延綏遠走朔方彫寠既甚寧夏屯牧河曲困憊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踣于道至者羸于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窘矣今薊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爲西陲重地脫有緩急胡以應之愚以

爲畫免焉可也古者國有游倅軍有單所以副其正也今不得已而抽添之無已當厚餉給蓋羨卒旣搜則糗糧肯蓄疇爲之副宜於常賦之外稍加優厚而猶未給也當廣屯種遼地延袤殆千餘里界山依水可徵常居者室家田作復其繇稅使流移漸集生聚日繁而又嚴逋逃之禁重督邏司候徼支繚以譏闌出逸海及以賄脫伍者庶幾行伍實而下可無抽也古者藏兵於民藏食於兵未嘗外索也今不得已而用募

曷若召土著高肇惠潮類多矯徤籍之行間使家與家相疇人與人相疇即食其地習其將而將不得人不可也當選將領汰其剗削而貪者張疑竊冒而詐者誠得廉勇不二心之士使提鼓揮枹焉而又嚴憲罰之令毋令倖捷而掩功玩寇而薄譴能討軍實者與首功同賞削軍以逞者與無功同罰以此制募兵兵亦足恃矣若是者皆小補其罅隙者也而未盡也夫軍能安制矜節而為國家用者有數以至焉曰制馭之

有方也不然拊恤之愛及人深也又不然則簡習而訓練之也語曰陷行亂陣千人盡罰覆軍殺將萬人齊勇則必肅其營部結其團伍與之安與之危可以行可以止所謂用天下之用為用制天下之制為制而奚恤乎軍寡語曰畜恩不倦以十取萬必使懼者得歡貪者得豐欲者得使歸者得招庶多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疲而又奚恤乎軍寡語曰習而後用一以當百則圓而方之生而死之左而

右之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阿刃嬰之者斷兌則若鋤鋙當之者碎而又奚恤乎軍寡古之人將少而能辨將弱而能競惟綏御得宜而卒乘服習故雖屢為困憊一呼而起無不扶傷涉血而施敵破虜矣然此所以籌邊郡之軍也而內軍尤有可議焉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三營之軍名在官而實在家在家者間役於私門在官者或列于衛尉貧不能操一錢食不能人二騎而牽露骨馬環立轅門負半石弓載韜

櫜鞬弛擔而赴營陣一芟舍則負趨出市絕不談兵在籍則名選鋒一簡稽則羸弱相參爲稱金勇夫經制百萬之衆使衣吾衣食吾食而懸虛名罕實用奚以備循鼙之警堅壺檏之守嚴營衞而固根本乎愚謂影射當稽占役當革武胄之侵牟當治文吏之漁獵當懲督理者按籍以徵登耗閱視者決乘以別惰鋭若周畿兵若漢中壘蒐田視先王之禮軍國飾封場之容使內以制外若意使臂臂運指而脈絡融通外以

徼內若星隨斗斗運杓而法象森列郎畿以外各郡國畨上兵不憂擾也西有羌北有胡不憂其疽食也而又奚患焉

問帝王攘外安內數則懾之柔則綏之而已

今 聖德神威北暢南洽無疆埸之虞然有一二可訐者異時玁狁內訌至飲馬

都城之下議者謂朶顏諸夷爲中詗前行桀黠不道宜一大創之而力未能也今北虜輸欵無貳而諸夷顧倔强猶昔或貢或

否或竊出爲寇豈　國家能屈累代難馴之虜而不能制服屬之夷歟或者務在羈縻置不與校豈亦有見歟往嶺表多故海島山箐之孽紛如蝟毛議者謂羅旁實爲逋藪宜從獮薙頃大征之後建治設官稱畧定矣而寇鈔不息所司數以　聞豈嘯峒憑林之衆終不可化誨懷服歟或請更調大衆再舉盪平然歟否歟諸士究心安攘必有長策至計可以崇　國體裨王畧

者有司所欲亟聞也

今天下益稱泰寧已　主上耀明德暢威靈齊和方內外方內外揖志摶心漠北則奉藩嶺南則拓地昔之所爲憂燧舉而警桴鳴者今第使一象胥道之一田部吏勞來之耳即冠軍伏波而在且口不道空庭標柱之勳而安所效籌策乎乃執事猶兢兢然揣情校勢壯議朶頤諸屬夷南蠻羅旁諸猺種此所謂藎臣之極慮也而愚何敢無說以對蓋聞建天下之長利者患於

失時圖天下之久安者戒於多事事者時之權也而時者事之候也是故建利而坐失時者且以之留害圖安而喜多事者且以之召危就利安去害危審察夫時與事之宜而弗倒施焉則可矣蓋議壯邊者曰薊邊之備虜久矣朶顏諸夷陽稱邊境之藩籬而陰為孽胡之鄉導狼馳虜跳彼寔為釁囮即非一創艾則禍原未有以塞也然當虜氛之方熾 國家全儲九塞之力以支之而不給故無遑於此一切急羈縻緩創

艾　朝貢不責其期而撫賞每徇其欲豈其示弱如是哉時固未可以為也而今之時則異矣虜酋臣附之後釋兵保塞執贄解編彼屬夷寧無讋慄而猶然或貢或否或伺我無備竊出近邊侵驅行掠蓋幾於傲侮　朝廷而議者但欲置之勿問愚以為此安可弗問也夫么麽臣畜之小夷非有控弦鳴鏑之强也疆宇敉寧弢弓服矢而需之用非有羽書奔命之疲也乃猶不務乘時以創艾之而坐視其肆無忌憚屈　天

朝之體長諸胡之嫚必繇於此矣朧属夷量中國之莫誰何也逞譎縱驕以誘二方之巨敵技足為重制禦滋難譬之養虎徒貽患耳愚也竊為斯時惜之議南徼者曰嶺表之被兵久矣羅旁諸猺內結山箐嘯聚之黨而外連海洋突犯之群烏合蜂屯彼寔為逋藪即非一芟薙則亂本末有以除也故當賊勢之方張國家悉索二廣之賦以誅之而不貸誠有見於此一切先芟薙後撫安用兵直翦其深巢而奏凱遂俘其渠

率豈其好武如是哉事固不可以已也而今之事又異矣天戈盪掃之後建治設官立屯分戍彼猺種業已衰息而頃之緣浪賊餘黨呼攜撫猺之遺育出沒嶮巇小有寇鈔何足以恫喝朝廷而議者或欲仍動大兵愚以爲此安可輕動也夫遊魂假息之徒非復列柵稱雄之衆也經畧垂成駸駸比編戶非復椎埋呌囂之區也乃猶不務省事以撫安之而必使其靡有孑遺繹騷初定之邦沮絕自新之路必繇於此矣脫

猺人知有司欲屠滅之也蒙死僥倖以逆三軍之顔行閭里驚皇轉而從盜譬之挺鹿愈走險耳愚也竊爲斯事重之蓋嘗察時與事之宜而兩籌之矣夫屬夷之所恃徒以締北虜之姻借東虜之資耳今北虜通市上國我既餌之以厚利而東虜挫兵遼左我又怵之以明威其黨與已默奪矣且薊鎮方宿重兵飽豐餉材官騎士簡練有年寧不可使衝陷折關一當於敵乎誠觀變而動聲罪以討宣鎮出鋭兵以掣其右遼

鎮移偏師以綴其左而劄鎮統大軍擣其中舉之如振槁耳即未能驅殲其部落而創巨痛深自當折心震伏帖耳順承可以建數世之利若泄然弗遠慮而苟守羈縻則恐時之一失無幾可復得也故曰患於失時嶺表之所急特以浪賊之未平撫猺之間嫌且浪賊倏忽去來本無定穴第繕其城墉而謹其防撫猺繁多種類未易盡夷第寬其約束而安其業其攻剿自潛弭矣且新州方設憲臣理兵務相機度勢厝置有

方寧不可使帯牛佩犢一變其俗乎誠慎於經
始詳於善後馮大征之餘威以講軍實籍可耕
之沃壤以興屯田而又選良吏拊懷之以固根
本安之如覆盂耳即未能遽絶其欲數而隨起
隨撲漸令頑梗銷已善良長育可以圖數世之
安若紛然無定畫而槩從芟薙竊恐事日滋多
憂方大也故曰戒於多事之二者昭若縣寓較
若列星而議猶嘐嘐不能合此何故扎大抵議
屬吏則持重者嫌喜功而選愞者憚首禍故

時可為而不為議徭種則貪冒者幸兵捷而媮惰者若戍屯故事可已而不已其不察時事之宜而不籌國家之便等爾且夫羈夷職貢之夷也不貢而盜辟尚焉逃吾宣揚義問以伸中國之威杜外侮之釁何謂喜功諸夷非盡叛也獨二三戎長怙強耳討之而貫其宥從將不戰而屈何懼首禍若往者整旅宣威而花當伏罪設奇購逆而王杲成擒其驗也羅旁之征也輓專奉饟蕭然繁費罷露師徒于蝮蛇猛獸之林

中而病死者什二三何幸于捷屯兵非土著金帛子女之欲熾而田廬室家之念輕是以不樂為戍守若嚴保甲而優餼之何苦于屯如適者永寧一建而右廣息肩都蠻一平而溆州安堵其驗也縣斯以觀今南北之議議各兩科而已在北曰羈縻曰創艾然必以創艾行羈縻之術使桀驁之酋常有所惕慴而後其回面也堅在南曰芟薙曰撫安然必以撫安運芟薙之方使反覆之地常有所懷感而後其革心也易徹獨

朶顏諸夷羅甸諸猺乃爾進此而談之猶有可
指焉朔漠諸酋雖恪守貢市然豺狼貪黷之性
能保其盡無違約乎有則無事隱匿特申關市
之禁相機遏戢以杜將來則西北諸邊長免軼
宕之憂矣猺獠諸種雖漸訖聲教然頑蠢嚙噬
之心能保其盡無竊闚乎有則無事張皇稍用
雕勦之法折其萌芽以防滋蔓則西南諸徼永
絕騷動之患矣　聖天子在御賢公卿在列相
與運廟謨定國是第觀時以制事而不狃于時

揆事以適時而不膠于事衣袽憲易桑土規詩則天下泰寧將濟萬世於無窮也藿食者之籌何能裨萬一焉聊以復執事云爾

問帝王之躬曆數必曰祈天永命矣是以有周受命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授也而召公稱夏商不可不監乃曰我不敢知則彼豈瞽史所傳不足信歟學者多言五德三十五際始終之傳與德運代軌天地出符七精反初之說盖自孔子疑

非虛語漢人以太初曆推百六三七四七之數唐有千歲曆又有五德之數之論其盡驗歟否歟宋又有爲元會運世之說者極之于開物閉物謂堯得中數誠符矣果足盡古今之數歟若歷年圖推上下一千七百餘年意在貽監不爲數論豈亦召公之志歟昊天以斗精授　皇明貞符億萬禩熙皡一日即成康遜烈矣然我亦不可不監也諸士亦有攄忠開蘊賛我　皇上萬

曆之治者否歟昔騶衍睹有國者不能大雅而稱仁義節儉王公尚以顧化況陳召公之獻者哉其粗奏一篇未必不稱善呼

萬歲也

自古冕藻而王者疇不圖祈天永命戢然無弗以德為本也夫體德窮幾之謂聖同風合德之謂君播洪施而安域寓翼皇極而闡元風則造化在柄萬靈承役億兆之紀永以凝固自中主以下德不配天則萬靈之為役而造化之為德

其猶襲珪纂組而不釋者幸而已矣故敬德之
箴誠民之訓雖習耳玩目而聖人之所以鏤金
版鐫盤盂書玉牒刻鍾鼎者莫不由斯則祈天
永命之大歸也請因執事之志而遂言之夫上
世之傳闇忽之語非君子恒道者蓋難言之矣
至章明顯融監往示来者其括王莫如周成王
大臣莫如召公奭也周自先王受命河洛曰以
文命者七九而襄以武興者六八而謀然圖萬
世之彝而師尚父以丹書之說進營五行之宮

而周公以脩德之謨陳一以天命為不足恃一以地形為不足守而皆本之德聖人之言蓋如此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亦猶述武之事也乃召公獻誥於王必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我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夏殷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以疾敬德誠小民為祈天永命之本召公亦猶二師之志也惟成王餘神明保傅之語故祐術開業焞燿天地閱世三十六歷年八百過其卜數

而不墜有以哉夫蓍龜數筴可以兆吉凶不可以為吉凶何者吉凶可兆不可為也故曰先筮吉而後名之無福而况亭毒之道蕩邈之數萬實以之化成感名惟其所至而謂預可以知修短闇可以識通闕是易簡如乾坤而更為委瑣煩勞也必不然矣古者帝王之興取法五行故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斯吾所嘗聞于夫子者也然亦謂統緒相承猶夫五行相生於是焉建號易色各從其所

王之德而已而非以勝論也為勝論者見于呂覽其言曰凡帝王之興也天必見祥于下民故黃帝以土氣勝禹以木氣勝湯以金氣勝周以火氣勝伐火者必將水氣勝斯所謂終始之傳也然猶為迭勝之論而非以知來也為知來者自緯始緯謂伏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得閒氣而生者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入元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七精

歷初其言甚誕漢儒皆謂孔氏語豈信孔氏哉自有緯而洛下閎始造太初曆以閏統元會得日法而積中之言應以五氣正餘準大統而百六之論明故平帝以三七轉厄光武以四七中興其說頗信然王湜作太乙肘後而推昇遐以来九世驗舜以来八世不驗夫既驗不驗參差而惡乎知来太初曆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自太初不驗而唐王勃有千歲曆言唐得土運宜承漢統不宜承隋統其世當五十其年當千而

後張說作開元曆論五德太氏皆勅旨然推三代與漢數多寡皆合推唐數當千壽不千不合蓋此兩人者皆造非徵之談以佞時主而已焉知天道是又多言矣宋邵雍最稱知曆理其所謂元會運世者以十二與三十相乘而成猶之歲月日時也推天地大數開物於月之寅星之巳閉物於月之戌星之戌堯之時正符中數信有當矣雖然歲以十二月月日之會也月以三十日日月之及迎日以十二時時之周天也皆

有據也彼元會運世則何據以為十二為三十乎自元會運世而上自歲月日時而下愈久愈暫而愈不可窮此何異朝秀日及而論春秋之變哉天津之兆豈不或中雍亦多言矣大抵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陰陽五行豈無前識而實者難設虛者易假是以古者慎言之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則云乃卜瀍澗終維洛食此非卜世卜年之謂謂卜世卜年者卜洛之訛也順妖忌而逆事理召公

之所謂不敢知也後召公者莫如司馬光其所獻歷年圖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具天下離合治亂之迹大歸諫動人主意在昭監與召公之獻合則搢紳所道巳昔伏羲出天苞吐地符而觀察不輟黃帝得寶鼎拜神策而通變不倦唐堯降五老告河圖而欽明不懈虞舜耕歷山得玉曆而體道不息禹奠玉鼎湯受金符而至於胼胝手足剪斷髮爪以為萬民下逮後世如漢帝目再中宋宗壽星見而恭儉仁恕終始如一此

睿明於性而不脅以恢詭審於德而不惑以符
惟知人之天而不恃乎天之天者也若乃郊雲
陽之寶鳴祠鴟尾之天書矯誣上天誕慢下民
曾不如宋公徙星秦穆夢天之爲章于萬世無
愧色也蓋有命在天恃天而不忌則上帝之仁
不佑畏天忌已宥密而不寧則神明之力必扶
求天命者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已矣而區區假
靈乞胡承沫瞽史天何容易哉　昊天以其精
受　高皇帝赤光啟祥紅羅闡瑞貞符顯祉休

于來茲　列聖相承靡有斁命　皇上秉圖合
契克龕　高皇之業而闡繹之於古則成康之
烈矣而　皇上方且治綦隆心綦下厲精庶政
勞勤夙旦敬德不可謂不疾流恩振贍哀矜罪
獄小民不可謂不誠是知我　萬曆之紀方且
權輿而非握筭持籌所能諦譒也執事猶欲受
愚所欲言若周之監于二代者輒敢越職而稱
近古之事可哉昔建始元延之間海內多告言
者多談春秋張禹獨言春秋深遠難見新學小

生亂道不可信以誤成帝而漢治分開元天寶之際刑政大頹而徐嶠乃指鵲巢大理為上瑞以誤玄宗而唐治分熙寧元豐之間三朝日食旱孛蝗至安石謂天變不足懼又引祈寒暑雨小民怨咨為解以誤神宗而宋治分夫人主能順命則權與天齊能造命則天不能制而且聽其制既不能造又不能順而暢然歡虞以貳舊愆謂神器何彼三君之世豈不亦覆盂安瀾無釁孽哉君雖非堯舜臣雖非稷禼豈不亦運籌

執樞顧世世享富貴無傾跌兆然不深維否泰
之機升降之會而晏安自悖捐棄小民或紛紜
無章求治滋擾不恭敬德誠民之訓遂使天地
潛移陰陽永判此亦我之不可不監者也　明
主誠咨天人之故覽古今之際無謂吾德已敬
而永懷握鏡之烈無謂吾民已誠而少寬馭朽
之念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增嚴　淵悄蠖濩之
德謹玩好簡侍御以立　明聖之極益選溫良
上德之士平賞罰省徭歛以振元元之急加致

精誠恩承始初以厭下心修正五事懋建大中以承天休德與元氣游恩從和風翔則 萬曆之紀淳麗惇固三皇讓其景鑠五帝遜其寧宇亟咸不能窺其倪裨竈不敢論其際後天地可也而何成周之有夫理無奇舉道有常信俗之小策無益大計聖人之言不可易也以鄒衍視召公斯遐庭之辭也然譚仁義節儉王公尚以顧化況陳敬德誠民之語而左右不稱善呼萬歲哉愚日望于廣廈細旃者以此

問士抱策而來期以用世顧　當世所急者莫如虜頃歲策士曷嘗不以虜爲言乃所言者往往懸度臆斷未必可施於用若九邊形勢八事機宜士蓋習聞之矣姑置弗論夫時異事異微獨異代即嘉靖季年以施之於　今且有齟齬虜初款市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今十餘年來邊無牧馬其利害可睹已頃順義物故黄酋計且請封何以待之茲者過慮尚有隱患謂燕

薊患在三衛遼左患在土蠻晉雲患在板升河湟患在番夷套虜然乎否歟漢初匈奴强盛而出塞之師或度絕漠神爵五鳳間乃不煩征討稽顙入侍豈適值其弱邪建元以後西羌為寇或乃憂降羌請置都護或又謂宜蕩佚簡易夫舍其叛者而降是圖且昧其防檢亦有說乎孰可與今事相方假令不勦陳言不襲故計能為
國家建必然之畫貽亡窮之安國執事者

所願聞也

今天下仰賴　天子神聖戎羌即序莫不交臂受事屈膝稱臣疆埸障徼之間卉服列塗夷歌成韻羽檄不馳於近塞胡馬不飲於長城既十有餘年矣頃者順義物故黃酋　請嗣凛凛奉約束如初豈不謂胡越一家號極治哉而執事者穆然長慮圖所以久而無虞之策甚忠計也蓋古今籌邊者衆矣大都古慮在遠今慮在近古慮在我今慮在敵聰聽無聲明睹無形未雨

而桑未病而艾慮在遠者也躭處堂之安忘徙薪之戒取效眉睫不問肩背慮在近者也不為鳴鏑控弦而張不為息烽寢燧而弛無恃不來恃吾有以待其来慮在我者也虜喜亦喜虜嗔亦嗔有事皇然若失無事晏然若忘又有事又復如是慮在敵者也此相去遠矣不啻霄淵夫款市以来封疆之臣譚利文學之臣譚害譚利者曰羈也弓矢今也蕃鍾環九塞而營之幾若完室不款市能乎利一偃兵休卒少壯壯老各

有攸處德用不優利二邉以内居者如堵行者
如家賈者如市牧者如厩耕者如雲壅砂磧而
桑穀若内地焉利三而譚害者曰氣久而不運
不振器久而不操不習一旦有警其不心駭股
栗者能幾害一虜貪索無厭而我經費有限不
與之是棄前功而為我首與之則無力而給之
非損内帑則剥軍膏害二藉口和款縱横出入
不為限我之情形備嘗之矣第令無動動将不
支害三兩者相左亦相當云而愚則以為事無

全利亦無全害兵不習戰是練之而已孰與數
戰之害虜求無厭是節之而已孰與徵調之費
之害出入不為限是禁之而已孰與久結難
連兵之害其大較章章也然則固無慮乎曰孰
事者慮之是矣夫利害有隱者遠者燕薊之中
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二心於虜虜藉其嚮道
以為我害於此撫賞於彼鹵掠百相負也百相
欺也其機變械飾不一日矣遼左三面鄰虜四
時被侵莫不曰土蠻而非一土蠻又非土蠻能

自作孽也在寧前則屬夷勾連東虜海西建州則仰逞二奴及阿台挾仇內訌今勢駸駸熾矣晉患自板升始也石州之慘我叛人實為之雖天誘戎心倏而歸我遄膏刃鉞而其子孫與其徒黨依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徼勢極孤懸異日大酋驅西番脅聽詛約自我張惶稱勦而豐州所遺部落移帳遠避今大衆雖歸而丙兎貪松山水草套虜趨忽把兒谷等又西徙延寧垂涎番種勢益孤而莫支矣至蘭靖甘涼

礦洞扒沙者又且為逋逃藪矣此豈可不為
寒心哉胡寅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
國結黨南羌中行說翕侯信又日夜教匈奴所
以圖漢者今年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
衛霍為將不少衰止於是降渾邪表河曲列四
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
自是遠徙幕北稽顙入侍竟西漢無虜患焉夫
神爵五鳳之威不烈于元光元狩也而匈奴頓
弱若此非匈奴之弱弱於漢之得策也建元中

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凉州部郡皆有降羌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去蠻夷寇亂皆為此請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衆得為吏耳目永元中超自西域還曰塞外吏卒本非孝子順孫以罪過徙邊而蠻夷懷鳥獸性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夫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復縱之欲羌為我用亦使不得没於蠻而為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我三衛屬夷引

土蠻引東虜且為西國為南蕃叛升扒沙為中行趙信丙兎趙忽等為蠻寇我屬番且為凉州降羌而當事者泄泄焉叛者無以服也合者無以離也携者無以懷也何哉愚請得臆策之三衛誠當剿矣第恐依山聚谷鋌而走險况狡悍雖深而藩籬尚在惟我邊塞有釁焉猶稱外戸或有以虜情輸我也毋滋他族寔逼處此以自撤其藩籬也至其鼠竊他境當隨地殲之或懸賞格購其首逆者置之法此所謂服其叛者也

土蠻負其衆遮求貢市每羨兵要挾而遠把亥王杲餘孽懷憤圖報此可以兵碎非可以恩結也宜聽諸夷小市以携其黨因往來偵候其有會蹛林者悉兵剿之弗使得志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此所謂離其合者也丙兔趨忽既西利水草又貪羌衆而吾復優撫之是彼一舉而得三利也不惟新徙松山者忘歸而延寧套虜亦且鶩利而西甘肅益不支矣當酌議撫虜亟修戰備揚兵聲討張疑設間復曉示番種使招致西

行掠番之虜盡歸其毳幙毋使番虜相結是所謂懷其携也扳升扒沙寧無父毋室家之顧而從夷而夷久無反心第曰胡俗自便耳彼方樂胡便也而我且困之以土木重之以煩令朘削之以徵斂令人人嚣焉喪其樂土之心將內之民之不能保而欲守空令以散逆黨譬之持拳石以召犬也必不至矣此又當悉計以懷徠者也執事又以黃酋　請封而求待之之說夫九塞諸虜順義為雄自宣雲抵甘涼穹廬萬里東

足以聾畏土速西足以號召掩把今幸且物故而不以此時大紛之非得計也法曰親而離之亂而取之今黃酋無親而諸子弟各擁兵自衛弟令儼然而王必且并諸部後屬盡為一家是虜勢本離而我合之使强也今惟按虜俗令諸子漸長各以次第授兵陽封黃酋而陰分其勢諸夷恃衆不相下且慕少婦爭奪板升必內變叢生自顧不給方求援於我我坐收漁人之功東西諸虜皆脅息而不敢動此又大離其合而

服叛之謀懷携之策惟我之所欲為也又奚患哉我　天子念邊事甚殷三歲遣近臣巡九塞上八事殿最狀聽賞罰頃赫然下　詔戒邊臣毋騖虛並邊曠土聽邊民自墾不收責偶大風則　勑大司馬令邊臣毋忌惰嗟乎此無怠無荒之心也而尤重帷幄尊俎之猷選梟俊禽敵之將練材官蹶張之士示信賞必罰之權以此控虜何不克以此斥地何不廣將定三革隱五刃漠北空庭昆吾右衽　國家之治猶連四海

以爲帶而安扵覆盂也

天下之政出于一　程論

天下有大柄統於上則治失所統而旁落焉則亂夫人君踐承翼之位睎皇王之極功匪政罔以整齊天下矣顧政大柄也不可以無統統之而不於上則人得行其窺覬之私既從而侵雜之收於此或移於彼有所塞復有所開而天下紛紛不勝其弊故人君顧天下之治必使政出於一而欲政之一則必有要焉蓋朱子曰君論相相正君然後體統正朝廷尊而天下之政出

於一岀要論也夫人君者履四海之籍受九畡之經御萬民臨萬品窮天之產罄地之生靡匪環時而共嚮以聽命如必自爲之而後可則勞苦瘁耗莫甚焉故勢不得不寄於人寄於人則去於我我失其所恃則侵我者將潰然四出使亾東西易面而不自覺故不得不收於我我一而已目不給視耳不給聽心不給思五官之計日慮而裁覽久之我益厭人將因而竊之我益寘人將匿而誣之一耳目心思不能勝衆耳目

心思而況加之以厭且寘其爲害乃甚於寄則其柄又不在我而終在人矣故人君之柄非必蒌然不自總持而後移於下操失其要則雖在已未嘗不在於人亦非必鑠然獨運而後歸於上操得其要則雖在人未嘗不在於已故欲政出於已其必先於論相乎故曰君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又曰君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羣臣羣臣竭力以役其上此正體統之說也彼賢主之權使天下奚以異於威主之權使

天下也威主恃臆逞雄天下肅然不諱徵至求獲曷嘗不謂臂指相使哉訑訑諾諾言出而人莫敢矯其非曷嘗不謂君都臣俞君吁臣咈哉其任臣之專亦何異於堯任舜舜任禹禹哉而賢不肖治亂相去若天淵然無他則未嘗得賢相而任之其相未嘗得人君之心而正之故其君之所謂總持獨制者若虎傅翼而已若爪擊牙嚙輻裂氷解而已即欲自尊其體統而體統卒不正欲持其柄於已而卒又移之於人政奚

能而出於一㦤明君則不然不獨嚴尊其勢而必求擇相相亦不敢獨附其勢而必求正君擇相則必求禹臯稷卨之臣正君則必求其君爲堯舜之君方是時天下之政不獨在君亦不獨在相而在君與相之一體故明君之論相也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而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禮論勞而貽之以法叅德而委之以權凡以求相之與已一也彼賢相之事君也亦必自意束已直躬軌君以禮義引君於

道德且不難棄家以便國危身以奉主以己為壑谷鬴湑之卑而尊其君於高天泰山之安凡以求己之於人主一也君相一故曰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大政而不勸惟擇端人拂士讜言明諍互爭可否而不疑舉德以就列舉能以就官茍有一憸壬褻側厠其間日求鋤去之而不惑凡以求明君賢相之一而無二也由是以用舍則賢自我登不肖自我黜以賞罰則慶自我施刑自我勑以因革則法度自我制禮樂自我定

政若出於一手矣在廟堂則綱之以法紀之以數在國都則鉤繩相布銜橛相制在海宇則規盡其圓矩竭其方準肆其直斤効其斲政若出於一家矣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春夏布德秋冬明罰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世世遵行千萬世無易政若出於一日矣凡政輕重不差纍首扶攖枉撓不失鋒針奸妄無所憑回譎無所騁險詐不敢闚其佞遠近內外直奏單微不敢相踰越人君垂紳端委不下堂序而尊明如

天神闔隱如雷霆煦育如雨露肅殺如霜霰動靜在我闔闢在我弛張在我意諭色授六服莫不震慴言傳號渙萬里之外莫不犇走祗役而曷嘗有一之不出於一乎無他則體統正也故曰百人抗浮不如一人挈而趨又曰上一則下一矣暗君不知此義所相非賢賢者輒棄不相彼所與共政者惟昏回是好惟女謁是私惟便嬖是昵或瑣瑣姻婭家伯仲允是聽歔頓闒絓嬉弄樞機是以墻有耳側有伏寇城有狐社有

鼠國有蟻穴太阿倒持不得收虛器徒擁不可用我利於芘民福國而彼利於私家我利於任豪傑興賢能而彼利於朋比我利於計勞酬庸彼利於無能而苟祿我利於修政立事彼利於曲事以倖奸國藏虛而臣室富主權卑而私人重故主失勢而臣制威主更稱蕃而臣乃剖符盖自東周以降而體統失大政之柄移於諸侯又移於大夫於陪臣又或移於房闥於外家於貂璫於奸雄於藩鎮蹊徑百出不可究詰雖有

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不難矣譬之王良造父皆稱善御藉令一操左革一操右革馬不能行一里田連成竅皆善鼓琴一人鼓上一人擑下終日不成一曲故曰一國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兩父一家不可理也然則政烏可不一哉相烏可不論哉顧賢相不易論明君不易遇臣遇明君然後能責君以難而禁君甚便之欲君有畏相然後能以天下為事損己之欲以聽相之制已故君不徒曰任相而曰論相相不徒

曰事君而曰正君相欲正君仰而格其非其勢難君欲求相俯而選於衆其勢易自古不難於相而難於君君心虛則掄擇不淆君心公則讒間不入君心誠則信委不移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古之人無虛論已此又立政者所當知